

孙谦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

文学剧本

孙谦
文集

主 编 的 话

孙谦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抗日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孙谦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选择民族化、大众化文艺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握生活的脉搏，用自己的作品推动历史的前进。他不懈地深入生活，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一直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他勤奋笔耕，一生创作出数百万字的文学剧本、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作品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从中不但可以闻到浓烈的泥土芳香，而且可以看到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深为广大观众和读者所喜爱。他特别关注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发现农业政策上出了偏差，感觉到农村工作中有了失误，他敢于直言不讳地向有关部门上书，反映真实情况。由于特定时期极左路线严重，他几次因为讲真话或用作品真实地反映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身处逆境，但他忠贞不渝，信仰弥坚，因此，他的人品和文品都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称赞。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电影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也是享誉国内外的“山药蛋”文学流派的骨干作家之一。他曾担任过山西省文

联副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为山西省的文艺创作和扶植文学青年，做出了贡献。

为了集中展示孙谦的文学创作实绩，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主持编辑了这套五卷本的《孙谦文集》。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从作家本人的藏书中，从山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查阅了大量资料，核对了作品发表和出版的多种版本，力争减少疏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有三个电影文学剧本《盐》、《农家乐》、《通天路》未能找到，其中《盐》是孙谦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通天路》是他“文革”前带病创作的一部作品，都有特殊意义，只能留下遗憾了。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除一些作品在发表或出版时误植和排印错误的字词句，我们适当作了更正外，有些当时混用文字如的、地、得和通用文字如甚与什、做与作以及一些方言等，尊重原文，均未作更改。

吴孝仁、安力明参加了本文集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杨 品 王笑宓

二〇〇一年二月

作家简历

孙谦，原名孙怀谦，一九二〇年四月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南安村。幼时家贫，只读过四年乡村小学便辍学务农。一九三七年五月考入山西抗日军事组织国民军官教导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青年抗日决死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等。一九三八年春调到“黄河剧社”做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在晋东南民革艺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秋，随剧社到延安，入“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一九四二年夏，调到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是年冬天，转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成为晋绥文联文化工作队队员。工作之余开始文艺创作，第一个短篇小说《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参加晋绥边区为纪念抗战七周年组织的“七七七文艺奖征文”活动，与别人合作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获甲等奖，道情剧《大家办合作》获丙等奖。抗战胜利后，去崞县搞土改，写出《村东十亩地》等短篇小说和《闹嘴舌》等秧歌剧本。

一九四七年冬，孙谦奉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当编剧。一九四九年初写出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盐》（列入拍摄计划，却因形势的发展未能完成，剧本在“文革”中被抄走丢失）。同年夏天调北京中央电影局艺委会，一九五六年并入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一直担任编剧，先后写出《农家乐》、《丰收》、《陕

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等十几部电影文学剧本和一批短篇小说、散文作品。一九五六年被文化部推选为先进工作者，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五七年夏，调回山西省文联搞专业创作，担任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写出小说《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电影剧本《春山春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等一系列作品。

十年“文革”时期，孙谦先是受批斗、住牛棚，后来被下放到昔阳县农村插队劳动。“文革”之后，恢复创作权利，担任过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与马烽合作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高山流水》、《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曾获文化部、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以及山西省的多项奖。此外，还写出一批散文作品。一九八四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一九九二年五月，被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目 录

文学剧本

王德锁减租 (郿剧,与西戎、芦梦、常功合著)	---- 3
大家办合作(道情剧,与胡正、常功、张朋明合著)	---- 74
我又来了 (秧歌剧)	----- 115
闹嘴舌 (秧歌剧)	----- 129
闹对了 (秧歌剧)	----- 147
红手帕 (秧歌剧)	----- 177
农家乐 (电影文学剧本梗概)	----- 228
光荣人家 (电影文学剧本)	----- 231
陕北牧歌 (电影文学剧本)	----- 274
葡萄熟了的时候 (电影文学剧本)	----- 328
丰收 (电影文学剧本,与林杉合著)	----- 392
谁是凶手 (电影文学剧本)	----- 460
未完的旅程	
——大老杨的经历 (上集)	
(电影文学剧本,与成荫合著)	----- 498

文学剧本

王德锁减租*

(郿鄠剧)

人 物 表

- 王德锁 贫农，四十七岁，老实胆小，忠坚勤恳。
- 李 氏 德锁妻，三十六七岁，脑筋比较清楚，泼辣、爱说话。
- 张保元 减租后翻了身的中农，二十五六岁，本村农会干事，能干、踏实、正派。
- 丁 丑 减租后翻了身的贫农，二十四五岁，本村民兵小队长，性躁直爽、勇敢坚决。
- 赵卜喜 地主，四十五六岁，顽固狡猾。
- 赵拴儿 二流子，二十八岁，给赵卜喜当狗腿，嘴巧会说。
- 刘日新 地主，四十七八岁，开明通达、正派。
- 润 宝 贫农，三十来岁。
- 补 来 贫农，五十多岁。
- 村干部 二十多岁。
- 刘日新妻 四十来岁。
- 农民甲、乙（即长青）、丙（即王五）、丁、戊。
- 民兵甲、乙。

* 本剧本系与西戎、芦梦、常功合著。

群 众 四五人。

第 一 场

〔拴儿上。

赵拴儿 （快板）东家走，西家串，
我是张家沟的大懒汉。
每天起来四处转，
晌午爬起睡夜半。
溜勾子，耍赖皮，
赌博骗人的本事样样齐。
说到受苦那就不用提，
我看那受苦的事儿比甚也低。
人家是搁下镢头就拿起锄，
辛辛苦苦的务庄禾。
我啊，受苦的事儿咱不干，
有空还想碰几“和”（读“胡”）（注一）。
说我懒，我真懒，
老人留下十垧地卖的卖来典的典。
五垧典给我赵大叔，
又租回来种了谷，
粪不上，草不锄，
由它长成一个一塌糊。
说我穷，我真穷，
衣服尽是大窟窿，
吃了上顿没下顿，
一天到晚肚子空。

我说我能来我真能，
过斗捉秤我都行，
买牛买马离不了我，
没我他们就搞不成。
这几年，世事变，
像我这种人，
人家都讨厌，吃穿成问题，
米面没处借，
左思右想没奈何，
只得投奔我赵大叔。
赵大叔，大财主，
一年要吃二百来石租。
自从成立了新政府，
定了个法令叫减租，
庄户人，齐了心，
各村四处闹哄哄，
说是不减租子就不行。
赵大叔，看的清，
派我四处去活动，
见了老实人，
叫他讲良心；
见了胆小鬼，
吓唬他一顿，
搞的减租闹不成，
我的事情就成功。
什么事情成功不成功，
这都是为了我的肚子空，肚子空。

(白)我，赵拴儿，外号人叫我玉石嘴。从小就怕受苦，因此上学会了过斗捉秤当牙子，凭上一张嘴，混个吃穿。自从新政府成立以后，我这一行“不时兴”(注二)了，没奈何只好自己种了五垧地，整天价钻到赵大叔家里，给他跑跑腿，打听打听消息，也无非是为了混个吃穿。这几天，各村四处里都闹减租，本村的农会干事张保元，也在村里活动各家佃户，要闹减租，说是今年的减租不同往年，一定要闹个彻底。刚才我到赵大叔家，赵大叔叫我赶紧四处活动，打探消息，我想那王德锁是个老实人，不免先到他家里走一趟，如此就走哇。(叫板，下)

[德锁与李氏同上。]

王德锁 (唱西京) 一年四季勤劳动，
白天黑里不得空。

李氏 (唱) 刨闹一年不够吃，
说来说去只因为租子重。

(同坐)

王德锁 (白) 我叫王德锁，今年四十七岁，自小就受苦，受了多半辈子，还是个没办法。

李氏 自己没啦出息，不能怨人。

王德锁 呃，自己没出息。老人们手里，光绪年间遭了年成，吃了咱村赵财主家二斗谷米，把地押给人家五垧，自己留下三垧山梁梁地，不够种，把押给赵家的五垧地租回来，另外又租了他十五垧山地。提起苦来，也不为不重，就是一年不够一年吃。

李氏 还不是因为租子太重。你算一算，年时打了多少

粮食，交了多少租子？

王德锁 那还用算，租子就是个重嘛！要不是租子重，咱一年打十来石粮食，还能闹到一家三口少吃没穿的，年年是个没办法。

李 氏 这几年还算不赖啦，你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一顿苦菜，一顿糊糊——

王德锁 那还能忘了？要不是八路军来了，咱晋西北成立了新政权，怕咱们早就饿得爬下了！唉！
(唱高调) 这几年的世事一天一天好，

都是咱八路军的大功劳。

受苦人一个个翻起身来，

叫化子一年年大大减少。

今日里已经是九月有半，

收拾起槌枷来准备打场。

(动手修槌枷)

李 氏 (白) 这几天听说村里的人们闹减租子，咱今年可不能像年时那个样子，年时人家都闹减租，就是你前怕狼后怕虎的，“圪扯”(注三)了一冬天，什么也误了！我看咱们今年可得靠前头些，不要再像年时那样了。

(唱高调) 年时村里都闹减租，

你是那前怕狼后又怕虎，

今年咱可是一定要减租。

(以下的对白是在过门中，以后凡不注〔切板〕后的道白，均是在过门中进行)

王德锁 (白) 明白，我一概明白。

李 氏 (接唱高调) 既明白那就该去把租减。

王德锁 哼，减？

李 氏 怎么？

王德锁 (唱高调) 闹减租我心里十分愿意，

李 氏 (白) 愿意那你就去减嘛。

王德锁 (唱) 我知道这事情为咱自己，

但只是有一个天大难题。

李 氏 (白) 什的难题？

王德锁 (接唱) 减了租怕人家要来夺地。

李 氏 (白) 人家别人家就不怕？

王德锁 (白) 咱不能看别人。

李 氏 保元不是说过，政府里有法令不让地主夺地吗？

王德锁 (接唱) 虽说是政府里已有法令，

地本是人家的还得由人，

咱减租人家夺地你说怎么办！

因此上我不敢冒险乱行。(切板)

(拴儿暗上，偷听)

李 氏 (白) 哼，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敢闹减租，跟上你八辈子也过不成个好日子！你看一看全村里，除过拴儿，谁家也比咱强。人家保元家只两三年就变了样子，以前一分地也没啦，如今人家要地有地，要牛有牛。咱们呢，连个鸡娃子都喂不起！我跟上你吃不上，穿不上，就不用说啦，你看咱冬生，八九岁啦，穿过你几件衣裳？五岁上做得“装袄”(注四)，今年还得穿，人家过年过节，好歹也能吃上顿好面，你想想咱前二年过年吃什来，连顿好面也吃不上！哼，如今人家公家叫减租，这么好的事情，你偏不敢闹，也不知道你心里谋

算的是个什？

王德锁 谋算的什！减租子是好事，我还不知道？

李 氏 那你为什么不减？

王德锁 减？少交人家一颗也过不去！你不记得那一年年成不好，交不上租子，欠人家四五斗，说下给人家“搯利”（注五）上利，第二年补，人家都不让，告到区上，区里把我逮去坐了二十天“班房”（注六），讨保出来，卖了一口瓮，才交齐租子。

李 氏 那是哪一年的事，如今是新政府，怎能和旧政府一样。

王德锁 哼，当财主的甚时候也是有权有势，你一个穷汉就能惹得起？生下个穷命，就不用想那些好活的事。

李 氏 命？什么是个命？不减租就是穷命，减了租就不是穷命啦，你看人家——

王德锁 人家？

李 氏 人家怎？人家怎？

（拴儿进门）

赵拴儿 噢，德锁叔没有土地去！

王德锁 糜子割倒了，谷子还没熟。

赵拴儿 对，谷子迟割出米多嘛。

李 氏 你吃饭啦？

赵拴儿 瞎胡的吃啦。

李 氏 在谁家吃来？

赵拴儿 有谁家呢？还不是在赵大叔家。

李 氏 吃的什？

赵拴儿 喝了人家的口煮饺子汤，赵大妈给了一圪坨冷窝

窝，我也不想做饭，一圪塔冷窝窝就吃饱了。呃，
婶子，你家的水烟袋呢？给咱抽上几袋。

李 氏 那不是，在桌子上放着。你也该娶个婆姨啦吧，年
纪不小了，也该成家立业了。

赵拴儿 婆姨？要婆姨做什？糊糊麻麻活上一辈子就算了。

李 氏 你的那庄稼割的怎么样了？

赵拴儿 送饭罐子打了耳朵——不能提啦！今年一满种了
五垧谷子，从种上我就没啦去看过，前天到了地
里，站在地头上一看，乱七八糟一片，不用说割
啦，剜也剜不起来，连籽子也贴赔进去啦！说也
怪，人家谁家的庄稼都长得好，就是我的灰。路
过我看见你家的糜子，割倒把地皮都盖满了，德
锁叔，你说那是怎么弄的？怎么你家的地里就能
长好，我的地里就长不好？论说，我那地比你的
地可强得多呢。

王德锁 拴儿你听着：

（唱西京）你自己懒得不动弹，

这可是不能够怨那地皮。

受苦人第一要勤恳劳动，

要迟睡要早起好好刨闹。

赵拴儿 （白）就是睡得起来！

王德锁 （接唱）只要辛苦下的到，

雨水调匀收成好。

赵拴儿 （白）咱就是受不下苦嘛。

王德锁 （唱）年轻人本应当好好受苦，

不应当跟坏人胡嫖乱赌。

务庄禾不下苦糟踏籽稿，